

諸名家
評定本
錢牧齋箋注杜詩

陽湖陶湘署檢



撰唐書錢穀傳黃注杜詩

諸名家評本

錢牧齋箋註
杜詩

上海楊逸



宣統三年正月
時中書局印行

校印虞山錢氏杜工部州堂註箋序

自來箋註難箋杜註尤難何則註也者昔之人假以言志者也顧註有易言者有未易言者有能言者有莫能言者於是鬱伊其旨愴恍其辭往往言在於此而志在於彼徐氏讀註者之自喻孟子車氏有云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千古讀註之法亦正千古箋註之法而昧者多所拘墟強為穿鑿作者之志因箋而晦且八九故曰箋註難也若夫杜註則尤有進焉者也蓋少陵以自許稷卨之身備歷開寶盛衰之局雖以獻賦見奇於人主而奸邪煬竈僅授未僚曷能仰維國命迨至德二載抗逆歸順拜左拾遺職居禁近似可有為矣旋又因言事外斥嗣此羈栖幕府漂泊關河濟變有才效忠無路卒致窮餓以老而每飯不忘君之大節猶可於註句間見之其志詎在三代下乎不直此也重以披吟窮乎萬卷筆自有神得失喻之寸心律尤入細故其古近諸體如武庫之利鈍具陳名山之曠奧兼擅鐘鏞本無纖響琴瑟自協元音用能薄風騷而籠漢魏範六代而規四傑克集註家之大成而作箋者才學距杜遠甚譬沿濬蹠以沂溟渤陟部婁以測華嵩庸有合耶故曰箋杜註尤難也今考宋元而下箋注杜集

者凡數百輩近代存者約一二十家內若偽蘇注之類誕妄疏舛固為通人所黜他亦瑜不掩瑕未為完善洵乎虞山錢氏艸堂訛箋本出始為杜集收廓清芟蕪之功少陵之面目精神煥然豁露後之朱氏長孺仇氏滄柱兩注咸導源於此為世貴重無他虞山人品雖不足道然腹笥淵宏才華雅贍允推一時宗匠聲名與少陵異代同揆古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固宜攷覈精瑋詮釋周詳能作艸堂功臣也惟是此書久懸禁例百有餘年海內無藏弄阜等絳雲故籍盡付劫灰蕝林末由購閱殊深缺憾茲幸文網蕩除遺編日出時中書局覓得季氏原刊初印於茸城石姓不欲自秘倩友人繕錄假攝影法縮成精本嘉惠多士并乞校訂於余爰特正其舛誤補其諱闕俾成全璧又各卷眉端輯有諸家評語大約以國初為斷疑係爾時詞客所為實能抉發詩中竅要不忍削棄悉行采入并為審定又附采別本所有各家俾相印證他若妄肆掇擊槩從刪節遵仇氏例也

宣統辛亥立春日寶山袁康竹一氏書時年七十有二

考定輯評諸家姓字

吳為星叟先生農祥

李疑為天生先生因篤或容齋先生天馥

案詩評吳李獨多十幾居其七八故以為諸家冠

張為爾公先生自烈

葛庵為張先生爾岐

俞為右吉先生汝為

韓純玉子遽先生為歸安韓敬之子

申為鳧盟先生涵光

余入增采數則

案諸家為 國初遺獻

盧世淮德水先生

余又增采多則

陳澤州為悅巖先生廷敬

王為西樵先生士祿弟阮亭先生士禎西樵名亞於弟故稱號以別之

朱為竹垞先生藝尊

查為初白先生慎行

潘為稼堂先生耒

案潘評多糾錢箋之謬與杜無預故略采一二

盧元昌未審何字撰有杜闡余近采多則

宋為牧仲先生榮

邵為子湘先生長蘅

黃為白山先生生

案以上諸家原書均未采列余於別本增入後此名流或有評語余恐自亂

其例姑從割愛 大雅君子尚其鑒諸竹一氏并識

校印錢箋杜詩集評序

詩三百篇雖託興於鳥獸草木而溫柔敦厚之旨未嘗或背詩教既衰為之者不能盡合古人立言之體迨唐杜少陵出而尋常詠物之細亦皆有所寄託非苟焉為風花雪月之詞乃不得志於時而又身歷天寶之亂俯仰身世千緒萬端一付之於詩而忠君愛國之心時時於吟詠傳之遂有詩史之目唐宋以來注者說者不下數百家或失之疎或失之鑿然為時愈久則采輯愈多至國初朱氏鶴齡而有集大成之槩同時虞山錢氏即有箋注之作其學浩博其論明通雖不免有傳會穿鑿之弊潘氏未嘗起而糾之然其所見與眾迥殊實多可采之處惜以鼎革之故書成而不見於世洎文網稍弛其初印本漸得流傳時中書局博采羣書夙以精刻嘉惠藝林茲復求得初印原刊采錄諸評語分注眉端復得袁君竹一為之訂偽攷異付諸石印此書一出講求精本者自必家置一編主者問序於予予竊歎世道陵夷詩學久廢詞章家不復有忠君愛國之意所願得是書者統觀世變遠企前賢就評論之異同參注家之得失用以上窺作者製作之精猶有三百篇之遺意在庶幾不負裒輯苦心也夫

宣統三年春雲間八十二叟楊葆光謹譔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為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全？於是取偽注之紕繆舊注之踏駁者，痛加繩削，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衍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為余摭遺決滯，補其未逮。余所然舉元本畀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藁，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舉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以為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鋟梓，仍以椎輪歸功於余。余莞然不敢當為避席者久之。蓋注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注書動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餅瀉水」，今人偃仰拾取，曾足當九牛一毛。牛願之推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何況注詩？何況注杜？少陵間代英靈目空終古，佔畢儒生眼如鍼孔，尋擒字句，剝剝章段，鑽研不出故紙，拈放皆成死句，旨趣滯膠，文義違反。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增改舊文，唐人貶序比於虎狗鳳雞，寧可用罔復蹈斯轍樊？是《小集》出於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畧排續有識者，聊可見其為事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嘗黃鶴之故，智鈞稽年

月穿穴環碎必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鼯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嘗輩之善喻也余既不敢居注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余為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曰草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沈玉錮晦昧於行墨之中惜也攷舊注以正年譜倣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譌斥偽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偵也句字詮釋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調語掇拾補綴吹花已姜噉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為今取箋注元本孤行於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為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類無相及庶幾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雖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因徇遵王之請而重為之序以申道余始終不敢注杜之意虞山蒙叟

錢謙益謹書

錢謙益詩

錢序

二

時中書局校印

序

丙午冬予渡江訪虞山劍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閣壁架間縹緗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為人讀書而外顧無足好者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註杜詩也年四五十即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得疾著牀我朝夕守之中少間輒轉喉作聲曰杜詩某章某句尚有疑義口占析之以屬我我執筆登焉成書而後又千百條臨屬繙目張老淚猶濕我撫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謀之而何恨而然後瞑目受含牧翁閱世者於今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予讀其書部居州次都非人間所讀本而筆陣縱橫甲乙牽連目昧志荒不可辨別遵王衮衮誦之若數一二蓋牧齋先生授老晨夕槩几與聞後堂筦絃老門生則馮子定遠陸子敷先而其家族子孫雖冠帶得得其與之於讀書者則惟遵王一人以是牧齋先生所讀書遵王實能讀之凡箋註中未及記錄特標之曰具出某書某書往往非人間所有又獨遵王有之遵王棄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補箋註之所未具裝合輻

轉眉目井然譬彼船釘秤星移換不得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而後杜詩之精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但知其能三賦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後生輕薄喜謗先輩偶得一隅乃敢奮筆塗抹改竄參臆逞私號召於人曰我註杜詩矣是猶未能坐而學揖讓未能立而學奔趨豈欲狂藥中風者之謂亦不讀書而已矣嗟乎牧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構古書百萬卷作樓登而藏之名曰絳雲一旦弗戒於火皆為祝融取去拔劍擊闔文武之道頓盡而杜詩箋註歸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杜曲浣花拂水紅豆千載而遙精氣相感默相呵護有如是乎丁未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日長志苦遵王又矻矻數月而後託梓人以傳焉噫斯幸矣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屋疊牀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雞棲牀之辰也謀於予則獲遵王真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

注杜詩畧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為文之時得以攷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畧言之耳後之為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續梁權道黃鶴魯嘗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為之說其亦近于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畧某卷為天寶末亂作某卷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略為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子美皆天寶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某詩于開元仍年譜之譌也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為成都尹譜以為攝也遂大書於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為早世也遂大書於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天按樊晃小集叙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於妄矣